

量词“面”的语法化

孟繁杰 李 焱

提要 “面”本义为“脸面”,进而引申为“物体的表面”,魏晋南北朝时期虚化为量词,用于称量“扁平状”事物。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,量词“面”的称量范围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发展趋势;称量对象则表现为以下两种规律,一是越来越向着典型的“扁平状”特征发展,二是越来越向着“竖直”方向发展。

关键词 量词 虚化 泛化

汉语量词的语法化过程涉及两个方面:量词短语结构的变化和量词的语义演变(金福芬陈国华 2002:1)。本文主要考察量词的语义演变,即由源词虚化为量词,进而再进一步泛化的过程。

刘世儒先生曾经对量词“面”的产生及其演变作过论述,认为“面”本义为“脸面”,由此引申,凡作用在平面的大都就可以用它来做量词(刘世儒,1965)。这一论述较为简单。量词从本质上来说,是人们从不同角度、按不同方式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分类的结果。“汉语的量词的类别和数目的设立,远非随意的,而是深刻反映了汉民族的范畴化特征。”(石毓智 2001:1)“面”是如何从名词虚化为量词并进而泛化的,其虚化为量词后所称量的事物具有怎样的范畴化特征,这都需要进一步探讨。本文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为基础,考察量词“面”的语法化过程,以及“面”所称量事物的属性范畴。

一 量词“面”的产生及其时代

“面”本义是名词“脸面”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面,颜前也。”(许慎,1963)下面即用的本义:

(1) 昔者卫灵公有臣曰公孙吕,身长七尺,【面】长三尺,焉广三寸,鼻目耳具,而名动天下。 《荀子·非相第五》

由人的“脸面”引申出来“物体的表面”义,如:

(2) 方之一【面】非方也,方木之面方木也。 《墨子·卷十一》

此用例指“方体”的一个“表面”。

魏晋南北朝时,“面”表示“表面”义的用法越来越多:

(3) 此一扇之名也,薄打纯金如蝉翼,二【面】彩漆,画列仙、奇鸟、异兽。

(晋·陆翊《邺中记》)

(4) 弟子静深等立碑墓侧。陈郡谢举兰陵萧子云并为制文刻于两【面】。

《高僧传·卷第八》

(5) 变乃开视君异棺中,但见一帛,一【面】画作人形,一【面】丹书符。 《神仙传》

(6) 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,江夏蒲圻获铜路鼓,四【面】独足。 《宋书·志第十九》

“扇”、“碑”、“帛”和“鼓”等物体的“表面”从形状上来说都是“平”的,前三者主要侧重于两个面,具有扁平状特征,例(6)“四面鼓”是比较特殊的鼓的类型,所以单独命名为“路鼓”。如“鼓及鞞之四【面】者曰路鼓、路鞞。(《宋书·志第九》)”量词“面”便是由其“表面”的形状特征“平面”义虚化而来。事物可能有多个“表面”,但“面”所称量的事物只强调两个“表面”,可能是“前面与后面”,可能是“正面和反面”,即使该事物有多个“表面”,但最突出、最明显的仍是这两个表面,突出“两个表面”的事物自然具有“扁平”状特征,因此“面”便开始用以称量具有“扁平状”特征的事物,如:

(7) 云郦县有故城一【面】,未详里数,号为长城。 《水经注·卷三十一》

(8) 承天又能弹箏,上又赐银装箏一【面】。 《宋书·列传第二十四》

(9) 今故费尔大砚一【面】,纸笔一副之,可以临文写字,对真授言。

《全梁文·卷四十六》

“城”是指“城墙”,“银装箏”即“以银为装饰的古箏”,“面”做量词用以称量“城墙”、“箏”和“砚”,这几种事物具有一个共同特点:具有扁平状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“面”由其引申义“物体的表面”虚化为真正的量词,用以称量“扁平”状事物。其演变的过程为:

引申 虚化

本义:脸面。→ 名词 物体的表面。→ 量词 称量“扁平状”事物。

二 量词“面”的发展演变

(一) 近代

1. 唐代

唐代,“面”做量词依然用于称量具有“扁平状”的事物,只是称量的事物范围有所扩大,如:

(10) 奉献家中一【面】瑟[琴],送君安置多人处。 《敦煌变文集·双恩记》

(11) 力士奏曰:“臣拟萧墙之内,掘地道打五百【面】鼓。” 《敦煌变文集·叶净能诗》

(12) 请金盘一【面】,宝珠一颗,令壮士惊行,直至佛前便礼。

《敦煌变文集·悉达太子修道因缘》

(13) 女与学生一【面】铜镜巾栉各一。

《法苑珠林·卷第七十五》

此外“面”还可以用来称量“镜”、“扇”、“鞍”、“印”等等,综观“面”所称量的事物,有些表面是“纯平”的,如“鼓”“镜”“印”,有些好像多少带有一些弧度,如“盘”“鞍”等,但从整体形状来看,都具有较强的扁平特征,所以都可以用“面”来称量。

唐代还出现了下面的用法:

(14) 寒影坠高檐,钩垂一【面】帘。 (孙光宪《菩萨蛮》)

前面“面”称量的都是有一定硬度和厚度的事物,这里“面”开始用于软质较薄的事物了,这也是“面”的一个新发展。

2. 宋元明清

宋元明清时期“面”的用法与唐代一样,用于称量具有“扁平状”的事物,在称量对象方面,宋元明三代呈递增趋势,每个朝代都比前代有所增加,当然在具体的称量事物上会有少许变动。清代时,在称量事物上则有所收缩。

宋元明时期,除了前面已出现的“墙”“镜”“鼓”等事物之外,“图”“锣”“玺”“碁盘”“牌”“屏”“枷”等事物也都可以用“面”称量,如:

(15) 一年之间,持仗入库,前后盗铜锣十二【面】。 (《苏轼集·卷六十四》)

(16) 至立德坊南古岸,得玉玺一【面】上进。 《册府元龟·卷二十五》

(16) 孝顺名标入千秋万古忠良传,与媳妇儿立一【面】九烈三贞贤孝牌。

《元刊杂剧三十种·小张屠焚儿救母》

(17) 也不索一条粗铁索,也不索两【面】死囚枷。 (元《布袋和尚忍字记·第二折》
承接唐代的“一面帘”,宋代出现了称量软质布帛事物的“一面旗”的用法。

(18) 一【面】旗不写着甚人。 (宋《张协状元》)

(19) 孙子再拨变了二十四【面】杂彩旗,中间一【面】黑旗白月。

《全相平话五种·七国春秋平话》

“旗”“帘”虽属软质布帛类事物,用“面”称量同样是取其“扁平片状”的形状特征,这种用法自宋代出现后便极为常用,一直保留至今。

明代是“面”称量事物最多的时期,一些扁平的玉器也可以用“面”称量,如:

(20) 胸前挂一【面】对月明,舞清风,杂宝珠,攒翠玉的砌香环佩。

《西游记·第十二回》

(21) 有一万顷碧澄澄掩映琉璃,列三千【面】青娜娜参差翡翠。

《水浒传·第一百一十四回》

也有用于只具有“水平表面”的事物,并不强调“扁平状”的如:

(22) 那山中有一【面】清水深潭,潭边有一座石碣。 《西游记·第六十回》

不过这只是偶然为之的用法,并不能否定“面”的扁平状特征。

清代“面”的称量对象略有减少,有些原来用“面”称量的改用其他量词了,如“印”,唐宋元明四个朝代都用“面”来量,但到清代,这种用法消失,“印”的量词变为“颗”:

(23) 这颗印必在这殿阶石下面。 (清《续济公传·第六十七回》)

(24) 金银铜印一百颗。 (清《明史·卷三百二十七》)

另外,明代用于量玉器的用法也不见了。

从整体上来看,中古时期“面”的用法变化不大,所称量的事物也比较有限,但其发展演变的总趋势是越来越向着“扁平状”特征发展。唐代出现的“鞍”由于不具有这种典型形状,在宋代就被“面”淘汰了,“印”也是由于形状特征不突出,最终在清代更换了量词。而后来相继出现的由“面”称量的事物均具有典型的“扁平状”形状特征。

(二) 现代

现代汉语中“面”的称量范围进一步缩小,原有的“盆”“盘”“枷”等事物都不再用“面”称量,只剩下“墙”、“鼓”、“镜”、“旗”等少数一些称量对象。

三 量词“面”的语法化特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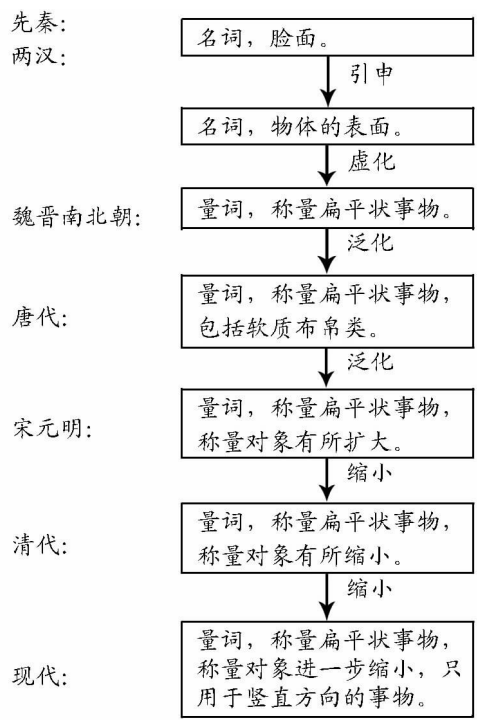
综合以上各个时期的情况来看,量词“面”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:

第一,“面”由其引申义“物体的表面”虚化而来,用于称量具有“正反两个突出平面”的“扁平状”事物。刘世儒先生认为,“面”作量词由其本义“脸面”而来,因此凡作用在平面的大都就可以用它来做量词[2]。但从我们对“面”在各个历史时期称量对象的梳理可以发现,这种论述有些偏颇。体状事物有多个表面,也就有多个平面。如“砚”有正反两个平面,只有正面才有作用;而“城墙”的作用是用于御敌,起作用的不是其表面,而是整个墙体。所以说“面”是用于作用在表面的事物不太合适。量词“面”所称量的事物具有一个共同的形状特点,该事物不管形状如何,有两个相对的表面特别突显,所以该事物从整体来看呈现为“扁平状”特征,“面”用于整体具有“扁平”形状的事物。

第二,“面”从产生发展到现在,在用法上没有太大变化,只是在称量的对象上有所变动,可见,“面”是一个不太活跃的量词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“面”由名词虚化为量词,用以称量具有“扁平状”特征的事物,如“砚”“墙”“箏”等,都是有一定厚度的硬质物体。唐代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“一面帘”的用法,开始用于软质布帛类。宋元明清直至现代一直都是两种用法并存。其实从形状上来看,软质布帛类的“帘”“旗”“窗纱”等事物也是呈“扁平状”的。在称量的具体事物上,魏晋南北朝至明代,“面”的用法都有所泛化,称量的名词不断增加,但从清代开始,“面”的称量范围开始缩小,现代汉语“面”的用法则更加有限,只剩下少数几个名词,“面”的发展呈现萎缩趋势,活跃度不强。

第三,“面”的发展演变有两方面的趋势。一方面,从形状特征来看,“面”所称量的事物越来越向着具有典型“扁平状”特征发展。前面已经提到,“面”最初称量的“鞍”“印”等事物,后来由于“扁平”形状特征不明显,被其他量词所取代。另一方面,从“面”所称量事物的状态来看,“面”的称量对象越来越向着“竖直”方向发展。“面”原来称量的事物,主要侧重于扁平形状,可以是水平方向的扁平状,如“砚”“盘”“枷”,可以是竖直方向的扁平状,如“墙”“镜”“旗”,但到现代汉语中,水平方向的扁平状事物都不再用“面”来称量,剩下的都是竖直方向的扁平状事物。这说明量词“面”在发展过程中,逐渐丢弃了本身原有的一些语义属性,只保留了其中的一部分属性,这便是“面”称量事物缩小的原因。

“面”由名词虚化为量词、并进一步发展演变的过程可以用下图表示:



参考文献

金福芬. 陈国华. 汉语量词的语法化[J]. 清华大学学报, 2002(1).
 刘世儒.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5.
 石毓智. 表物体形状的量词的认知基础[J]. 语言教学与研究, 2001(1).
 许慎. 说文解字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3.

(孟繁杰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
 李焱 厦门大学中文系)